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遺憾 再一次飄過

繁華落盡的寂寞 冷漠背後的溫情
甚囂紅塵上——紅塵中人，不可錯過的閱讀！

劉正權 · 著



語文文學類 PG0499

遺憾再一次飄過

作者 / 劉正權

責任編輯 / 林千惠

圖文排版 / 蔡瑋中

封面設計 / 蕭玉蘋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年03月BOD一版

定價：35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遺憾 再一次飄過



繁華落盡的寂寞 冷漠背後的溫情
甚囂紅塵上——紅塵中人，不可錯過的閱讀！

劉正權 · 著

| 目錄 |

005 顧盼生輝	踩腳 073
008 勇往直前	解悶 076
011 溫潤的手	洗澡 079
014 證明	失望 081
017 起因	一切等待，不再是等待 084
020 血性	天涯咫尺 087
023 適可而止	找個女人騙騙 090
026 螞蟻	打假 093
029 賤賣	米裡有蟲 096
032 補救	霧裏看花 099
035 非誠勿擾	尊重 102
038 不知廉恥	未遂 105
041 醜枝	亮劍 108
043 真的不想難為你	早酒 111
047 塌了瓢的西瓜	只溶於口 114
050 低腰褲	事情不是你想像的樣子 117
053 不會是錯覺吧	驚蛇 120
056 尾行	撞牆 123
059 棄婦	都說了沒有啥的 126
062 借刀	單獨 129
065 取暖	幫忙 132
068 辜負	撒野 134
071 技巧	激情 137

140 | 年輕的時候
143 | 其實你可以恨我
146 | 你一定活得很累吧
149 | 走路莫帶風
152 | 你怎麼會有一把刀
135 | 激動
158 | 其實大家都很可憐
161 | 黑暗
164 | 高倍望遠鏡
167 | 右眼跳
170 | 失手
173 | 跳一首舞
176 | 嘔吐
179 | 親愛的，你跟我飛
181 | 刀削麵
184 | 有日子沒見李小玉了
186 | 風口浪尖
189 | 不想玩兒
191 | 我只想你溫柔一點
193 | 亦步亦趨
195 | 態度
198 | 將黑未黑
201 | 面膜
204 | 藐視
207 | 地址不詳

難以入眠 | 210
於情於理 | 213
登山 | 216
將就 | 219
陳橋的死 | 222
我們等你 | 225
失憶症 | 228
消息 | 231
非禮 | 234
錦上添花 | 237
假像 | 240
窗簾 | 243
打臉 | 246
雙刃 | 249
去死吧 | 252
芳鄰 | 255
二鬼子 | 258
失意 | 261
沒你我活不成 | 264
裸奔 | 266

顧盼生輝

嚴格地來說，顧小曼不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真要水性楊花，犯不著非要等到四十出頭了才如夢初醒以殘花敗柳之軀來賣弄風情。

四十歲，最好聽的說法也是徐娘半老了！

四十歲的顧小曼眼下只是奢望有個男人來垂青自己一回，這種垂青當然不算愛情，只能劃歸欣賞之列，是對自己身體的一種承認。

顧小曼一直覺得，四十歲的女人應該是最具風韻的！但真到了四十歲，她才發現，那些比她早幾年跨過四十歲門檻的女人所具備的風韻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骨子裏永遠趕不上那些靠朝氣打底的女孩子。

年輕好啊，不需要任何包裝！斜倚欄杆有斜倚的風情，醉臥花間有醉臥的柔媚，你一個半老徐娘斜倚著試試？醉臥著看看？只怕連風兒都會繞道而行，懶得掀開你身上半匹紗。

更別指望男人的眼光來掀開鑽進去掃描了！

試想一下，當年在閣樓上收窗簾時把叉杆掉下來砸到西門慶的不是潘金蓮而是王婆，風流倜儻的西門官人會那樣站在街頭發呆麼？只怕早就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三兩步躡上樓扒了王婆的皮抽了王婆的筋了。

正因為是潘金蓮斜倚窗櫺，以手支腮那種欲迎還拒的眼神，以及暗藏風情月意的媚臉，才讓西門官人不怒反笑，把腰曲著還禮還幽了自己一默，說是小人不是，衝撞娘子，休怪！臨走時還回了七八次頭。

擱眼下這就是回頭率啊！

顧小曼對回頭率的這點奢望源自同事李小月，李小月開了一家內衣店，專門代理芳奈兒美體內衣。

李小月在單位人緣不好，開業時沒人捧場，顧小曼那天是剛巧路過。李小月誤以為顧小曼是來道賀的，熱淚盈眶之餘，不僅沒要顧小曼的份子錢，還強巴巴塞了一套芳奈兒超薄纖體內衣和芳奈兒抹胸兩個，也就是說，李小月把她當貴賓款待了！

顧小曼向來對內衣不怎麼講究，她在意的是外面的套裝，四十歲的女人，套裝穿得體了，可以掩飾隆起的小腹，可以烘托下垂的乳房，包括並不翹挺的臀部，一句話，瑜足掩瑕。

如同很多外觀包裝精緻的禮品盒，也許裏面根本就是敗絮一叢，但這些都不重要，人是在意視覺上的衝擊的。

既然是貴賓，李小月就有理由給貴賓最優質的服務，哪怕顧小曼跟她同事了這麼多年也一直沒見交心的傾向。

這一回，李小月交心了，她親自在試衣間裏扒掉顧小曼身上最後一寸布，然後又親自指導顧小曼穿上那套芳奈兒內衣。

顧小曼在內衣套上身時羞怯地望了一下試衣鏡，天啦，那個胸部高聳纖腰美臀，曲線盡展的女孩子是她顧小曼麼？

李小月在一邊眼裏冒出火來，乖乖啊，小曼，你的身體可塑性很強啊！

既然身體可塑性都很強了，那麼風韻也應該有很強的可塑性吧！這麼一想，顧小曼忍不住對著鏡子顧影自憐地擺了一個又一個誘人的造型。

李小月找不出詞來形容了，搜腸刮肚送給顧小曼四個字——顧盼生輝！

原來，一套美體內衣就能讓一個半老徐娘顧盼生輝！顧小曼一下子有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的感覺。

這感覺是美妙的，如果被男人的眼光撞上千百下呢？那感覺一定是妙不可言！

顧小曼忽然就有了種奢望，奢望有男人垂青自己，只有被垂青了，才会有眼光像青春一樣撞上腰來。

顧盼生輝的本錢已經有了，現在顧小曼缺一樣場景，那就是一個可以斜倚的窗臺，她想像著自己像古戲文中的潘金蓮一樣，斜倚某個閣窗之上，有沒簾子可收不重要，有無叉杆失手墜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個西門慶那樣風流倜儻的公子哥兒把眼光癡癡地撞上自己，臨走時再回上七八次頭。

這樣的閣窗是有的，顧小曼想起市中心才開業的一家茶樓，臨街的窗上，仿古的捲簾兒她還有點印象，一念及此，顧小曼就風姿綽約地上了茶樓。

斜倚前應該有個動作的吧！顧小曼把看過的古戲文回味了一遍，有了個大概意思，然後她伸了個慵長的懶腰，跟著以手支腮，把個欲拒還迎的眼神凌空飄了下來。

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如春風！

樓下一群又一群的人湧來湧去的，沒人往上抬一下眼！顧小曼伸長頸子，努力往外探，她相信，應該有個男人會感受到她春風花月般生輝的眼神的。

至於是個什麼樣的男人，顧小曼還在遐想中，但有一點可認肯定，絕不會是自己的男人老徐，老徐才也四十出頭，就已經稀頂了，顧小曼一直覺得稀頂的男人對女人的吸引力是等於零的。

可偏偏，樓下一個稀頂男人被一個朝氣蓬勃的女孩子挽了胳膊，情狀甚親密地往茶樓這邊走來。

顧小曼有點恨鐵不成鋼地瞅了那女孩子一眼，如此春風花月般妙齡，咋就沒點品位呢？

女人間的妒忌心是有感應的，就在顧小曼看女孩子時，女孩也情不自禁一仰頭看見了斜倚閣窗的顧小曼，女孩很尖酸地捅了一把身邊男人說，瞧，四十歲的女人還裝嫩，一定是第二春來了！

男人無意中一仰頭，不偏不倚和顧小曼眼神撞個正著。

這一撞是有力度的，而且大得出奇！斜倚欄杆的顧小曼被撞得身形一晃，宛如一隻大鳥般飛了下來，那眉眼還真有那麼點顧盼生輝的意思。

有那耳朵尖的路人聽見顧小曼落地時口裏清晰地吐出了兩個字——老徐！

老徐一次頭也沒回，三步兩步跑沒影子了，只剩下那女孩在原地不動眼睛癡愣著發呆。

勇往直前

陳可懷裏摟著姚紅麗，眼裏卻盯著一段文字。

是本雜誌，上面那段文字，被人打了紅線，是不是姚紅麗打的，他不清楚。他只清楚他記下了那段內容：男人無非兩種，一種是進攻女人的，一種是等著女人進攻的！

雜誌是姚紅麗的，這段極富暗示的話被打紅了線，是提醒他進攻呢，還是警告要他等著姚紅麗的進攻？這麼一尋思，陳可的手就在姚紅麗小腹上隔著衣服停了下來。

其實這也是一個習慣性的停頓，有試探，更多是含有謹慎的成分。

引而不發才能可退可守！一句話，陳可不想讓姚紅麗把自己看成淺薄之徒。

姚紅麗眼下是比較滿意陳可的這一停頓的，一個懂得停頓的人，當然，是懂自己暗示而停頓的男人，縱然淺薄，也能淺薄得有一定分寸！

姚紅麗需要這一點分寸，畢竟，他們的狀態還屬於——未婚。

不是姚紅麗多麼傳統，而是姚紅麗覺得吧，這麼早就把一切給了陳可，洞房花燭就失去了意義。姚紅麗愛看點閒書，向來對紅袖添香夜讀書之類的意境很是嚮往，至於古人說的，女兒喜，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就不單是令她嚮往了，簡直是令她期待的了！

為了這點期待，她不光要陳可引而不發，自己也得按兵不動。

難受肯定是有那麼一點點的，這不奇怪，黎明前也還有黑暗呢！

不用說，陳可目前是處在黑暗中的，姚紅麗也是，但因為黑暗是姚紅麗自己製造出來的，姚紅麗就忽視了這一丁點兒的黑暗。

黑暗中的陳可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堅持一下吧，滿天霞光就在眼前了！

就在姚紅麗還在樂此不疲地配合著陳可玩引而不發自己卻按兵不動的遊戲時，意外悄悄逼近了這一丁點兒的黑暗。

嚴格來說，逼近這點黑暗的不是黎明，也不是曙光，頂多算是辛棄疾他老人家詞中「暗夜千盞燈」中的一盞燈吧！

這一盞燈的主人是李小曼。

李小曼經營著一盞名叫千盞燈的茶吧！

陳可愛喝點茶，是瞎喝，喝不出境界的那種喝，消磨時光的那種喝，這點很對李小曼的路。李小曼經營茶吧，說白了也只是糊口，於茶藝上未必精通，好在，真正懂茶的人不多，貌似懂茶的人不少，李小曼的茶吧倒也熱鬧。

一句熱鬧道出來，你就曉得了，這茶吧，與茶並沒多大的淵源，不單茶，果汁，咖啡，啥都賣。

陳可是唯一一個進了千盞燈只點茶喝的客人，這應該是一種操守！李小曼私底下這麼以為，這年月，肯講操守的男人是要「夢裏尋他千百度」的，既然「那人已在燈火闌珊處」了，李小曼就覺得，於情於理都應該向陳可主動發起進攻了。

李小曼的進攻，無疑是勇往直前的那種。

在一個天將黑未黑的傍晚，有雨，雨天的茶吧，生意是冷清的！李小曼歎了口氣，在這個很適宜發生點什麼的天氣裏，陳可要是能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當然，這話只能當作李小曼的內心獨白來處理。偏偏，像應召進宮似的，陳可恰恰在李小曼歎息尾音落下時冒雨進了茶吧！

李小曼眼裏亮了一下，迅速從裏面關上茶吧茶色的大門，陳可直接進了小隔間，一點也不曾留意外面的動靜，他是來喝茶的，外面的動靜與他何干呢？

偏偏一切都與他有幹！他等來的是一條毛巾，在他頭上，李小曼十分嫺熟地用毛巾擦著他發梢上的水珠。

陳可有點受寵若驚了，除了他娘，似乎還沒哪個女人如此在他頭上搗弄過，男人頭，女人腰，不是什麼人都可以輕易動的！

李小曼沒空理會陳可的若驚，她的一隻手攥著毛巾在陳可頭上輕輕擦拭，另一隻手卻不動聲色捏著陳可的耳垂，這一捏令陳可想起了姚紅麗，姚紅麗也對陳可的耳垂動過手，不過是揪。

捏和揪是有區別的！

區別在於捏有一詠三歎的感受，揪卻只有旁逸斜出的痛楚。

陳可身子就熱了起來，由耳根開始！

李小曼的紅唇就勢落在了他的耳垂上，這一次不是一詠三歎了，是暴風驟雨，是疾風掃落葉！

再下來，陳可就一覽無餘地繳了械，去他媽的引而不發，勇往直前更能彰顯男兒本色呢！

李小曼在李可的酣暢淋漓中笑了，她的腦海中晃過這麼一段話，男人無非兩種，一種是進攻女人的，一種是等著女人進攻的！

無疑，陳可就是要等女人進攻的那種男人。

姚紅麗還沉浸在她製造出的黑暗中沾沾自喜，她很喜歡每次和陳可在一起，兩個人纏纏綿綿如行雲流水般一波三折逶邐而行，然後再在高音符上戛然而止。

只是這戛然而止已經止了很有些日子，姚紅麗有點奇怪了。那天，她第一次破了例在天黑之後去了陳可家，她手裏有一把陳可的宿舍鑰匙，只是她從來沒去過，她是個喜歡佔據主動的人，去陳可寢室落在下風的幾率就比較大，她不想洞房花燭淪落為老馬識途。

她去得有點早，不過李小曼比她更早。她靜悄悄開了門，打算給陳可一個驚喜，抱了這種想法，姚紅麗第一次長驅直入進了陳可的臥室。

意外的是，陳可正旌旗招展的在李小曼的引領下直搗黃龍直破樓蘭。

姚紅麗手中的那本雜誌掉在了地上，劃了紅線的那段話正不懷好意逼視著她，有那麼點勇往直前，還有那麼點虎視眈眈。

溫潤的手

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王玉梅第一次看見這句話時，很生氣，那會兒的王玉梅，剛從學校畢業，連黑夜都覺得新鮮，太陽底下怎麼就沒有新鮮事了呢。

王玉梅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了！

不得其解的王玉梅上班第一天，決定請一次客，加深一下對同事的瞭解，也可以說是加深一下同事對她的印象，當然是好印象。

王玉梅雖然剛從大學畢業，但卻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起碼她曉得，印象分很重要。

客是一定得請的，但以什麼樣的方式請，王玉梅頗費了一番躊躇。

最後王玉梅決定，請大夥看一場電影。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

同事算是給面子，三三兩兩都到了，居然連一向不參加集體活動的局長也來了，很難得！

只是就座的時候，王玉梅發現，大家都沒有對號入座的概念。

新鮮，王玉梅不自覺扭頭望了一下左右，卻發現目光越不過去，電影院都是那種高靠背的情侶座。

而局長，恰好就和她陷在情侶座的包圍中。

就只好看電影了，因為銀幕上已經開始出鏡頭出字幕了。

王玉梅看得很專注，當她看見劇中葛優在日本吃料理時，忍不住咂了一下嘴，銀幕上的那種日式清酒她喝過，很怪的一種味，不過適合她。

局長這時發了話，怎麼，想喝清酒了？

王玉梅不好意思地笑，想喝也沒地方喝啊！是的，他們那個小城市暫時沒人接受日本口味的飯菜。局長就很自然地把手搭在她胳膊上輕拍了一下，要不我請你？

局長的手是溫潤的，王玉梅穿的無袖連衣裙，胳膊裸在外面。

王玉梅只顧看電影，沒理會局長的溫潤，那手就猶豫了一下，縮回去了。

本來這樣挺好的！

問題是，王玉梅剛好看見電影上酒館裏那三個老姐妹正蹁躑起舞，王玉梅就忍不住伸出手來拉了一下局長的胳膊說，你看，你看，這種舞我也會跳的！

王玉梅嗓門大了點，一千人立馬伸了脖子往這邊瞅。局長有點尷尬，抽回手說，有事，我先走一步！

完了就悄悄挪步出去了。

王玉梅沒覺得有什麼不妥的，繼續看，一直看到劇終人散。

事是在這會兒出的，一大幫人裹著王玉梅往外走，王玉梅還沉浸在劇情中不能自拔，一隻溫潤的手先是拍了一下她的胳膊，見沒反應，跟著又探向她的後腰，裹在人流中的王玉梅依然沒有反應過來，那手就得隴望蜀停在了她的翹鼓鼓的屁股上，甚而放肆地擰了一把。

這一把讓王玉梅清醒過來。

但手的主人卻在她清醒的一剎那間，溜了。

王玉梅站在那兒，足足悶了半晌，天，太過分了，眾目睽睽之下呢。

眾目是有的，睽睽就未必了！這事不新鮮，若干年後，王玉梅是這麼總結的這段往事。

出了電影院的大門，四周已經空空如也了，倒是一輛轎車很醒目地滑了過來。

走吧，請你喝清酒去！局長在駕駛座上傾過身子為她推開副駕駛座邊的門。

王玉梅怔了一下，清酒，那種讓人舌苔很溫潤的清酒？

局長點點頭，我也很喜歡的！

就上車，一起去，不在這座小城，在另一個城市，一個小時的車程。

偏偏，那家日本料理店只有梅酒。

也行！

王玉梅是喝了兩杯梅酒後起的意，她把手搭在局長肩頭，開始像模像樣跳日本舞。

她想知道，局長那只溫潤的手會不會停在她的後腰。

一直到她躺進局長懷裏，當然是借醉佯躺的，局長那只溫潤的手都沒怎麼動。

局長一直在喝他的梅酒，喝得小心翼翼，生怕燙了嘴似的。

王玉梅突然就泄了氣，心裏委屈得不行，你都用溫潤的手擾過我了，為什麼不露出點誠意呢？泄了氣的王玉梅就很突兀地說，太沒誠意了，剛才明明是你！

剛才？誠意，是我？局長靜靜地望了她一眼，目光中保持著平淡的疏離，我只想請你喝杯清酒啊，剛才！這會不是請了嗎？

不算誠意，一個不新鮮的理由，王玉梅正身子，開始規規矩矩吃培根蘆筍和壽司拼盤。

明明是那只溫潤的手啊，她在心裏這麼問了一句，梅酒的酸酸甜甜沒能讓她感覺到溫潤。人是在回城的路上出的事。

王玉梅到底沒能忍住自己的好奇，她一定要弄明白，在電影院裏是不是局長藉故先走一步，然後在暗中擰了自己的屁股。

王玉梅一直覺得，馮小剛說得沒錯，非誠就不應該擾的，她決定回擾一回！王玉梅就在高速公路上，強行拉過局長那只溫潤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腰上。

新鮮事呢，局長那只溫潤的手忽然變得冷硬起來，狠狠扇在她的臉上，車就在那會出的事！

這是王玉梅昏過去之前腦海中唯一出現的意識，那只溫潤的手呢，那只黑夜深處溫潤的手呢？王玉梅在她以後的歲月中再也沒有遇見過。

證明

英子找陳勇的時候，陳勇正在唱卡拉OK。

自娛自樂的那種唱，氛圍自然就比較差，陳勇也想到麥霸裏去唱，可誰願意陪他去呢，即便有人陪他，他也沒去的底氣。

麥霸裏的歌，並不是人人都唱得起的！

何況陳勇這樣一個打工仔。

陳勇對著出租屋裏一個二手影碟機唱，唱得豪情萬丈的，陳勇一直是個豪情萬丈的人，呵呵，這是英子誇他時說過的。

這話，有出處！

陳勇，英子，還有雪梅三個是一個地方出來的，這兒說的這一個地方並不是很狹義的那種村莊啥的，而是縣一級的地方。也就是，他們是同一縣城的，在外省，當然就顯著不是一般的親了，而且陳勇還有點小自私的想法，最好是來個親上加親，當然是和雪梅，雪梅有著雪一樣白的膚色，整個人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素靜。

這樣的女孩是不惹是非的，但這樣的女孩卻是容易讓是非惹上身的。

先是廠裏的保安，仗著是本地人，仗著有幾年老資格，一次下班故意刁難雪梅，說懷疑她夾帶了廠裏的東西。夾帶廠裏東西的職工不是沒有，但絕對不可能是雪梅，雪梅就一副無辜的樣子被攔進了保安室，脫了羽絨服脫了毛衣，就剩單薄的秋衣秋褲了，雪梅的雪白肌膚被紅色的秋衣一襯，更搶眼了！保安開始喘著粗氣，目光掃雷一般落在雪梅胸脯上。

雪梅突然就放聲大哭起來。

陳勇和英子一直守候在門外呢！

嘭，只一腳，陳勇破門而入了。

保安擺出一副嚴厲的面孔來，一指陳勇，出去！陳勇不出去，一件一件幫雪梅套衣服。

保安有點氣急敗壞了，說，再不出去老子一警棍敲死你！

陳勇就停了手，轉身慢慢往門口走，就在保安臉上要掛出不屑的神色時，陳勇忽然回過身，猝不及防地把保安衣領一拎，另一隻手使勁把保安頭往下一摳，砰！英子和雪梅聽見凳子開裂的聲音一下子炸響在十米開外。

一個血包迅速在保安頭上隆起！

狗日的，跟老子鬥狠！陳勇拍拍手走了出去。

鬥狠的結果引起了老闆的注意，當然老闆不是注意上陳勇，而是注意上了雪色肌膚的雪梅。

雪梅因禍得福，調到老闆辦公室，負責端茶遞水接電話做做衛生什麼的！

很清閒！老闆不差她這麼個一線工人，老闆差個賞心悅目的女人養養眼。清閒了沒多久，是非又上身了。

這次的是非，與男人無關！是老闆女人挑的事端，保安是女人的表弟，見老闆沒處分陳勇不說，還讓雪梅進了辦公室，很不平。

保安的不平是有根源的，那會兒，他頭上那個沒平下去的大包天天提醒他要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添了一番油加了一番醋，老闆女人就殺氣騰騰找到了雪梅。

兩耳光外帶三個字，把雪梅搞懵了——臭婊子！雪梅這麼素淨的女子怎麼會是臭婊子呢！當雪梅的哭聲傳到車間時，陳勇再一次豪情萬丈挺身而出，回敬了老闆女人一句話外加一耳光，她是老子媳婦，香著呢！

雪梅當時嘴裏像撐了棍撬棍，英子是跟在陳勇身後上來的，英子嘴裏則像塞了枚鵝蛋。

老闆女人悻悻地走了，老闆在一邊冷眼旁觀。

末了，老闆問陳勇，你說雪梅是你媳婦？

陳勇沒敢答話，偷眼望一下雪梅。

他以為，雪梅會替他回答的，因為老闆的眼光已經對著雪梅了。

雪梅張開的嘴合攏著吐出三個字來，不要臉！

陳勇臉一白，轉身下他的樓。

下樓前陳勇衝樓下看熱鬧的吼了一句，給老子聽著！我都和雪梅上過床了，你們知道不？

所有人都張大了嘴。

英子沒張！她知道陳勇的憤怒需要發洩，為雪梅嘴裏吐出的那三個字。英子沒張嘴還有一個原因，她怕自己噴出血來！英子一直喜歡著陳勇。

英子進屋時，陳勇唱歌的豪情正一點點減退，英子冷笑，咋啦，九天之上的豪情落萬丈深淵了？

陳勇沒看英子。

英子開始一件一件脫衣服，脫得只剩下內衣內褲，說你不是連雪梅都敢睡麼，連我一塊睡了吧！